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ainting of a river scene. In the foreground, a large, dark tree trunk is visible on the left side. The river flows from the background towards the foreground, reflecting the sky and the surrounding foliage. The foliage is in autumn, with many leaves in shades of orange, red, and yellow. The overall mood is serene and contemplative.

遥远的爱

香港·黄河浪 著

遥远的爱

香港·黄河浪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遥 远 的 爱

(香港)黄河浪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375 印张 2 插页 113 千字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200 册

*

ISBN 7-5059-1943-1/I·1363 定价:4.10 元



作者简历

黄河浪，福建长乐人，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教学工作多年，现为香港作家联会会员。六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著作有诗集《海外浪花》、《大地诗情》、《天涯回声》等。散文《故乡的榕树》获香港市政局 1979 年度中文文学创作奖冠军。

目 录

第一辑 香港春秋

春临太平山.....	(3)
漫游大屿山.....	(8)
春花秋叶	(16)
月玲珑	(22)
小妹和小咪	(26)
劫	(31)

第二辑 乡土情思

故乡的榕树	(39)
茉莉花	(44)
青青橄榄树	(49)
绿色的闽江	(54)
罗星塔情思	(56)
清明雨	(61)
龙鼓咚咚粽子香	(66)

第三辑 大地沧桑

长江从脚下流过	(73)
---------------	------

烟花三月下扬州	(78)
风雨沧桑忆石城	(83)
开向世界的大门	(88)
淡妆西子	(91)
茶香春浓	(94)
福州西湖沧桑	(100)
永恒的泰山	(104)

第四辑 海上风云

阿里山上迎日出	(111)
环游日月潭	(116)
水牛馆和牛将军庙	(121)
怀念旧金山	(126)
蓝色的湖城	(131)
纽约的诗人们	(135)
珍珠港沉思	(143)
神秘的火山之旅	(147)

附录一 读《故乡的榕树》..... 吕晴飞(152)

附录二 好一篇倾注感情的佳作..... 葛乃福(165)

第一辑

香港春秋



春临太平山

维园门口与金钟道侧的本棉红得天真，皇后像广场和总督府的杜鹃也放得烂漫。令人魂断的清明雨停了以后，温煦的春风就开始扇动窗帘飘舞，诱惑慵倦的心飞翔。平日困于斗室之中，被四面水泥墙压得透不过气来，这时只想到郊外去，蹂踏青青的春色，登山顶去，呼吸蓝蓝的海色。于是选一个天晴的日子，再上太平山。

缆车贴着陡峭的峡谷哼哼唧唧爬上去。两旁石壁上俏生生地站着成丛的芦草和蕨类植物。吸饱水份的野山芋，撑开比荷叶还阔气的绿伞，为小花们遮荫。被雨点敲打过的芭蕉，漫舞在阳光下，摇曳着青翠的欢欣。洋紫荆把淡紫色的芬芳悄悄地洒在周围，混合着草叶和树根的气息，弥漫成一首春天的歌谣，从枝头小鸟的啁啾中唱出来。

春山是如此潮湿而迷濛，想起十年前刚到香港，初登太平山，却是在清爽明丽的深秋。天蓝得纯净，海蓝得深湛，俯瞰青天碧海之间，浮出一座繁华的都市。噢，香港，美得不大真实，恍惚中，几疑是童话世界。一幢幢高楼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如小孩堆砌而成的积木；一队队汽车首尾相衔，蜿蜒在纵横交错的街道上，如成群彩色的甲虫奔赴盛宴；一艘艘油漆白亮的渡轮，在维多利亚海峡穿梭，不停地绣着，织着，织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清朗的风吹过，夹着隐隐的市声，时断时续，似真似幻。顿觉得自己飘飘如仙人，偶然乘

风而至，飞临这海上仙山。

十年后我重来，山依旧青，海依然碧，晕眩的感觉已经消逝。在这城市的底层泅泳过，探索过，在生活的陡坡上一步一个脚印攀登过，今日再看这脚下的景物，显得真切而实在。红棉谷两旁，由西向东，又添了多少新气象！年轻而新潮的交易广场，揽着逐渐老去的康乐大厦并立；通体透明的汇丰银行，高高地擎起对于未来的信念；光芒四射的远东金融中心，像一座金色纪念碑，提醒人们留意，香港在世界经济中的崇高地位；东边山麓下，巍巍然一柱擎天，是合和中心的巨臂，拨开淡淡的云雾；而在正面的谷底，红棉盛开的地方，几年后，又将有一座全港最高、最独特的竹节形大楼崛起，那是由国际知名的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新厦……数不尽金钟道南北拔地而起的高楼，湾仔码头一带破空而出的建筑，以及越海而去，从尖沙咀东部绵延到狮子山下，栉次鳞比的百万人家。十年一觉并非梦，在风声雨声里，香港仍走着自己的路，坦坦荡荡地展示今天的辉煌，明日的壮丽。

山的北侧是繁华，山的南隅是宁静，坐在朝南的露天茶座里，看静静的海，青青的岛屿，看缓缓飞过的一只两只海鸟，自有另一番情趣。对于太过紧张的都市人，也可产生松弛神经的效果。辽阔的南海从脚下远远铺展开去，一直绵延到天的尽头。偶而有一艘飞翼船疾驰而过，在蓝缎上滚一条白凌凌的花边；或是几片白帆悠悠荡漾，如开放朵朵白莲花。海上的风拂面而来，清清的，亮亮的，如深山里的寒泉，自胸中流过。于是心境澄明，俗虑全消，尘世的扰攘都沉淀到山的后面，眼前只有露出青青笑容的嫩竹，与我一起呼吸。日

渐黄昏，西斜的阳光在海面上闪闪烁烁，流金荡彩，耀目得令人不敢逼视。我慢慢地用吸管啜饮杯里的柠檬茶，仿佛吸着金色的阳光，吸着南海浮漾的微波。假如太阳不再西斜，我就这样坐下去，与太平山并肩同坐，在春天的阳光下，不怕坐成一尊永恒的石像。

忽然记起元人马致远的一首曲子，说道：“人生有限杯，几个登高节”，也想到去年重阳登高的情景。由于车少人多，上得山来，已是黄昏，加上天际阴云密布，秋风飒飒生凉，颇有些萧瑟的况味，不禁意兴阑珊。正徘徊间，只见那边围了一小群人议论纷纷，走近一看，原来从陡峭的薄扶林水塘道，上来几个奇特的登山者：前面是一位坐轮椅的男子，后面跟着三个盲人。这是十分巧妙的配搭，残足者在前引路，失明人在后推车，沿着弯曲的小路，把轮椅从山脚直推上山顶！而坐轮椅的人就把沿途所见的远近风景，一一讲给后面的盲人听，他们的脸上也就露出满足的笑容。是的，太平山有许多迷人的景色，山腰有小径可以漫步，山谷有花木任凭观赏，山麓远处的海洋公园吸引许多儿童和游客，山顶的亭台楼阁可以远眺海上风光……这一切，也许都被坐轮椅的人明亮的双目摄进去，再从他的口中流出来，流入那几个盲人的耳朵，流入他们的心坎。是否会化作色彩明艳的图像，清晰地呈现在他们眼前？

这是怎样执着的眷恋之情，推动下身瘫痪者奋勇登山，双目失明人极力望远？我沉思。我的双腿虽然瘦削仍能攀登，两眼尽管近视也可远望。此刻，当夕阳沉重地坠向南海，溅起一天晚霞，我又回到山顶缆车总站的走廊上。暮色苍茫中，不需用长筒望远镜，也可以清楚地读出，从这岛上翻开的一页

页中国近代史。唉，太平山，人说是原叫扯旗山，清朝末年，这一带海盗横行，每当盗船出现，山顶上便扯旗为号，所以称做扯旗山。后来，大约是人们厌恶动乱，渴望安宁，又改名为太平山。但是百多年来，究竟有多少平静的日子呢？土产的海盗覆亡之后，西洋和东洋的刀枪蜂拥而至，鸦片的浓烟，炮舰的火光，烧红这一个小小的海岛，灼伤北望那一片古老的大陆。而香港人，就在恒久的动荡中生存，在呼啸的风涛中立足，以惊人的镇静，敏锐的创意，在荒岛上雕着，凿着，塑出一个现代的奇迹。

放眼山下，早已是万家灯火，星星点点，密密层层，沿着山麓，顺着海湄，亮晃晃逶迤远去，在夜色里，漫成一座透明的水晶城市。尖沙咀的霓虹灯，红绿蓝紫，都溶到海里，悠悠荡荡，自得其乐。夜航的船灯把两岸灯光交织起来，连成汪洋恣肆的茫茫灯海。世界如此晶莹通透的奇观，人间哪得几回见？难怪被列为世界四大夜景之一。而香港，就以它璀璨不灭的光辉，赢得东方之珠的美名。

有人感叹，香港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点，创造了借来的繁荣。担心它像一座神秘的幽灵岛，在一次海啸过后，突然陆沉，没入深深的海底；或者如缥缈的海市蜃楼，一阵风吹过，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知道，遍地钢筋水泥的份量是沉重的，满眼彻夜不息的灯光是明亮的。从香港人的肩膀升起来的高楼大厦，从香港人的手臂伸出去的长街短巷，即使在夜里，仍没有完全睡去。在山上也许离得太远了，为了更真切地感受城市的脉搏，我坐上汽车，左旋右转，挟着风的呼啸俯冲而下，一头潜入白濛濛的灯海里去。回首望时，太平山已变成一幅奇崛的剪影，默默地贴在薄暗的天际。而山

上也有疏朗的灯光与眨眼的星群对话。

似乎说：香港的夜薄而短，明天早上，又会有一轮鲜润的太阳，从鲤鱼门外扑啦啦地跳出来，跳到太平山的肩膀上，抹一下水湿的绯红面孔，向人微笑。

1986年4月初

漫游大屿山

从地图上看，是一个比香港岛还大得多的岛屿；从市区隔水瞭望，只见一列连绵起伏的青山，蟠踞在香港西面的海上。现在，当三层客轮靠近时，大屿山以沉静的海湾，温柔的沙滩，迎接外来的客人。上了梅窝码头，坐进小型旅游车，我们沿着屿南公路漫游。右颊青山送行，左翼蓝海引领，路两旁是列队的相思树，摇着密簇簇的黄花表示欢迎。时已初夏，并不觉热，因为车里开着冷气，可以清爽自在地饱览玻璃框外的风景长卷：扑面而来尽是葱茏的草木，拂窗而去时有雪白的浪花……

司机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粗壮汉子，红色运动衫，短裤，给人一种精悍的感觉。他右手握驾驶盘，左手握“麦克风”兼做导游，常侧着身子，介绍沿途所见各种风物。看他那轻松谈笑，悠然自在的神态，虽一身兼二任，仍觉游刃有余。每逢加足马力超车而前，或有迎面来车擦身而过，他总要举起左手向对方打个招呼。这是在港九市区不易见到的亲切举动，也许因为他是本岛居民，又天天走这条路，来往司机他多半熟悉？也许这离岛还未受现代风气所污染，仍保留着古朴的礼让之风？

车子左旋右转顺着海岸前行，经贝澳，过长沙，跨越石壁水塘的栏河坝，由羌山转向昂坪，在宝莲寺午餐游览后，再下山往大澳渔乡参观。由于司机是土生土长的梅窝人，对岛

上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相当熟悉，所以一路上开开停停，边看边谈，增添了不少见闻。尽管是“游车河”式的浮光掠影，也留下明晰的印象。黄昏时回到梅窝口，坐在银矿湾酒店的底层餐厅里，慢慢地喝着下午茶。透过落地玻璃窗，看一排排海浪漫涌上沙滩，仿佛魔术师的手指，把一幅幅岛上的风景冲洗出来。

梅 窝

两臂青山伸展，抱一湾浅蓝的海水，这个天然港口，吞吐着熙来攘往的人潮。梅窝是大屿山最大的集镇，也是全岛交通的枢纽。码头是新的，蓝灰色的水泥结构，安稳而沉实。前面有宽敞的空地和停车场，两侧耸立着新盖的高楼和酒店。花圃里，迟开的杜鹃绊住春风的脚步；海岸边，洁净的沙滩成扇形展开，展开一个金黄色的夏天。

但是再往前走，在这列崭新建筑的后面，是狭窄弯曲的小巷，古老破旧的房屋。小巷深处，是否通往遥远的过去？阴暗的房檐下，是否隐藏着往日的故事？

如果顾名思义，梅窝大约总跟梅花有点关系吧？我们曾从山坡上居高临下，俯瞰全景。听那位司机兼导游指点，观察山谷底下，溪流旁边，居屋聚集成五个散点，如梅花五瓣之形状，所以叫做梅窝。而背后的山岭上，曾经发现银矿，也有人开采过，至今还留下矿场的遗迹，因此这个海湾又称为银矿湾。

有这样好的自然环境，说来该是一块福地，想不到很久以前，梅窝却是一个“贼窝”！据说当年有一个“大天二”，是

清末大盗张保仔手下的重要头目，张据香港岛，他守大屿山，在梅窝占地为王，建庄屋，筑炮台，雄霸一方。至今还留下了一大片土地和水光粼粼的渔塘，给他的后代子孙。前些年地产好景之时，侧闻置地集团曾有意在这里发展，想购买这块地皮。哪知对方贪心妄求，狮子开大口，于是只好讨价还价，拖延了时日。直到地产市道一落千丈，发财好梦也就烟消云散了。只留下那个破旧的炮台遗址，继续守着逝去的日月。

长 沙

大屿山东南的海上，有另一个小离岛长洲；大屿山南面的岸边，有渡假胜地长沙。两处都绵延着漫长的沙滩，听说就因此得名。果然名不虚传，从贝澳到长沙，几里长的海滩，摊开一个广漠的世界。岸上是成排的绿树，树木掩映中，一幢幢精巧的西班牙式别墅，二三层高，静卧在山坡上。向南望去，是漫无际涯的大海，海上疏疏朗朗地浮着几个小岛。此时天色阴沉，云幕低垂，海面弥漫着似有若无的雾霭，更增添了莽莽苍苍的气概。

由于不是假日，海滩上的人并不多。一群青少年大约已经游完水，正在岸边石头上晾衣裤。几个小孩在水滨慢慢涉过，低头寻找海浪推上来的贝壳。我踩着松软的细沙走下去，被突然而来的温柔感觉所包围，踏过水边的湿沙，跳上浪花飞溅的礁石，以辽阔的大海为背景，照一张相留念。

从小在滨海的县份长大，对海有一种亲切的感情。学生时代，常趁着寒暑假，与三五同学到海边的渔村游玩。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滩上奔跃嬉戏，从浅海翻滚的波浪中拾贝捉

蟹，或者迎着萧萧的风声扬帆出海，兜一天晚霞归来。记得有一次正在海中游泳，突然雷雨倾盆，浊浪排空，急急跑回岸上，光裸的身子被风一吹，冷得上下牙齿捉对儿敲打，却仍然笑着，闹着，钻进倒覆在沙滩上的渔船底下，暂避风雨……

而今虽然人到中年，对海的眷恋之情却更深沉，正像一位诗人所说：“我的耳朵是一双贝壳，时刻怀念着大海的声音”。假如是有月的夜晚，我愿静静躺在这里，躺在洁白的沙滩上，听潮，听海的呼吸、相思树的低语，伴一首幽幽的小夜曲，一个知音。或者赤脚踏过细细的白浪，沿着海的边缘漫步，无论是走回过去还是走向未来，心境都一样广阔。

宝莲寺

大屿山西部的羌山一带，是寺庙庵堂集中之处，有延庆寺，灵隐寺，观音寺，慈兴寺等。灵隐寺与杭州那座同名，是否有渊源不得而知。这群寺院中，规模最大、名声最响的，要算雄峙于凤凰山麓的宝莲寺了。

庄严峻秀的石牌坊，高举起“宝莲禅寺”四个金字，后面不远，就是色彩辉煌的殿宇了：金黄的屋顶飞檐，朱红的梁柱门扉，再加上白石雕栏，掩映在深山绿树丛中。其格局和大多数佛教寺院一样，前殿一尊袒胸露腹胖乎乎的弥勒佛，奉行笑脸外交，永远笑看人间。不过两边却少了四大金刚镇守山门，也许此地过于僻静，连妖魔鬼怪也不来打扰？第二进就是主建筑大雄宝殿了，供奉着观音菩萨。背后还有一排藏经阁，门窗紧闭，寂静无声。正想回头，忽听一阵钟声响